



外国独幕剧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2

外国独幕剧选

第二集

施蛰存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金 名 孟 涛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外国独幕剧选

第二集

施蛰存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 字数 405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353

定价：1.85元

目 录

主角登场·····	[美]戴丽莎·海尔朋 (1)
街坊·····	[美]曹娜·盖尔 (24)
坦白·····	[美]珀西瓦尔·淮尔德 (59)
另一条出路·····	[美]劳伦斯·兰纳 (80)
永远在一起·····	[美]丽达·威尔曼 (104)
被遗忘的人·····	[犹太]大卫·宾斯基 (130)
弗朗莎的运气·····	[法]乔治·德·包妥·列虚 (146)
和睦家庭·····	[法]乔治·戈代林 (179)
朗字兰先生·····	[法]乔治·安赛 (199)
绿鸚鵡·····	[奥]阿瑟·显尼志勒 (216)
祖母·····	[匈]拉育思·皮洛 (266)
魔椅·····	[匈]弗列基耶什·卡林蒂 (287)
马戏团员·····	[荷兰]海尔曼·海裘曼 (315)
灵魂的权利·····	[意]裘塞普·嘉戈沙 (342)
西西里的酸橙·····	[意]路易吉·毕朗代洛 (371)
父归·····	[日]菊池宽 (398)
婴儿杀戮·····	[日]山本有三 (413)
审 獾·····	[南斯拉夫]彼达尔·柯契奇 (438)

玛塔·格鲁尼·····	[乌拉圭]弗洛伦西奥·桑切斯 (471)
熊·····	[俄]安东·契诃夫 (503)
仁爱之心·····	[俄]安德烈夫 (525)
赌徒·····	[俄]果戈理 (555)

主 角 登 场

〔美〕戴丽莎·海尔朋

戴丽莎·海尔朋 (Theresa Helburn 1897—1959), 美国著名的剧作家, 戏剧运动的领袖人物。1897 年 1 月 12 日生于纽约。曾赴法国, 在巴黎大学肄业。回国后在耶鲁大学巴克教授领导的 47 实验剧场攻习戏剧。初为演员, 其后从事戏剧理论, 经常为《国家》(Nation) 杂志写剧评。得塔夫特大学硕士学位, 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。1919 年至 1932 年, 任戏剧协会执行主席, 1933 年以后, 任该会董事长。

海尔朋早年写了许多剧本, 都是反映美国, 尤其是纽约, 社会现实的。《主角登场》作于 1916 年, 是她的早期代表作。1920 年以后, 忙于剧运事务, 几乎没有创作。但在搁笔了二十多年以后, 又活跃于戏剧创作, 献身于广播剧和电视剧。1959 年 8 月 18 日病故, 享年七十二岁。

在艺术上, 剧本构思独特新奇, 情节曲折跌宕, 既引人入胜, 又出人意料, 它把“悬念”与“惊奇”这两种编剧技巧交错运用, 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。剧本开端处, 不断收到热情洋溢的情书和馥郁醉人的鲜花的安妮, 俨然象一个沉浸于爱情的幸福之中的恋人。而当男主人公哈罗德一上场, 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外, 他根本没有给安妮写过任何情书, 这一下子造成了一个吸引观众的悬念。随后, 是一个更大的意外: 情书原来都是安妮自己写的, 它更加有力地抓住了观众, 使观众迫切地想知道这件事将如何收场。安妮的母亲与妹妹的上场, 进一步

把安妮抛到了最尴尬的窘境，也把剧情推向了顶点。就是剧本最后结尾的余波，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外之笔：安妮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，当她刚刚安静下来，她又不由自主地重施故伎，伪造起情书来了。这一系列戏剧场面，不仅形成了剧本富于幽默情趣的喜剧风格，而且有效地突出了安妮渴望爱情而不可得，只能自欺欺人的可笑形象。

〔布景是某小城内，一所舒适房子里楼上的起居室。观众左边的墙上嵌着壁炉，壁炉旁边远一点的地方有一扇门通往大厅。舞台背面有一扇远远凸出墙外的窗户，从窗内可以看到街的两头。右边墙上的门通往安妮·凯里的卧室。这间起居室由安妮独自占用，按照女性的口味布置，家具上铺着印花布。一张有几个抽屉的书桌放在屋内显眼的地方，屋内惹人注目地摆着很多花。

〔幕启，舞台上空的。露丝·凯里，十八岁的漂亮姑娘，匆匆上场，手里提着一个大盒子。她戴着帽子，穿着外套。

露 丝 啊，安妮，又送来一盒花！安妮，你在哪儿呢？

安 妮 （卧室里传来说话声）在这儿。我以为你已经出去了
呢。

露 丝 （打开左边的门）我刚要走，送快件的邮递员就送来了这个，我想看看。（往卧室里看）哦，你的衣服多漂亮啊。你转过身来。真可爱！我打开盒子，行吗？

〔说话声：行，可是快一点。时间不早了。〕

露 丝 （向她姐姐送一个飞吻）好家伙！几乎象是我自己有了未婚夫一样。两天送来三盒花哟！他真浪费，却又挺可爱。啊，安妮，多雅致的白玫瑰！快来看！

〔安妮·凯里在卧室门口上场。她是二十二岁的姑娘。她在舞台上的举止显得神经质，心情激动，却又抑制着。〕

安 妮 是啊，真好看。去拿个花瓶来，露丝。赶快。

露 丝 我去。这儿有一张卡片。（她递给安妮一个信封，往门口走去，可又站住）安妮，他说些什么？我看看行吗？

〔安妮带着淡淡的奇怪的笑容很快地念了一下卡片，没转过身来从背后递给她。〕

露 丝 （念）

红玫瑰悄悄诉说热情，
白玫瑰低声吐露爱情；
啊，红玫瑰象是雄壮的鹞鹰，
白玫瑰象是纯洁的鸽子。

可是我送给您一束乳白色的玫瑰花苞，
花瓣尖上带点红晕，
因为最纯洁最甜蜜的爱情，
它那嘴唇上总带着爱慕的吻。

哦，多美啊！你猜这是他写的吗？我不知道他倒是个真正的诗人呢。

安妮 (她已经把几朵玫瑰花别在她的衣服上)讲恋爱的人都是诗人。

露 丝 写得美极了! (她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和小笔记本)我把它抄在我的“哈罗德笔记本”上行吗?

安 妮 抄在你的什么上?

露 丝 我把它叫做我的“哈罗德笔记本”。他信上的一些话你念给我听过,我把它们都抄在上面,那些可爱的片断太美了,让人忘不了。你不会不高兴吧?

安 妮 你这个傻丫头!

露 丝 这儿,你看这一段……这是从他在里约热内卢^①写给你的第二封信里摘出来的。我真忘不了那封信。你要知道,我让你给我念过三遍呢。细腻极了,细腻极了。我记得这一段……喏。“一位年轻的姑娘对我说来象一朵花那样优美脆弱,我总想采一朵归我,又觉得自己象个汪达尔人^②。然而,安妮,您的脸总在我眼前出现,以前我太傻体会不到,现在我才知道这是您,完全因为有您,去年冬天我一个熟人也没有、孤孤单单的时候,我的生活总算还过得去。”啊,安妮,(狂喜地叹口气)这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情书。我想我永远也得不到。

安 妮 (仍然带着奇怪的微笑看着笔记本)你把这个本子给别人看过吗?

露 丝 只私下里给卡罗琳看过。(停住话头,看安妮对这话的反应)可是真的,安妮,人人都知道哈罗德的事。

① 巴西的首都。

② 五世纪时蹂躏罗马的野蛮民族。在此指残暴的人。

你告诉过玛奇和埃利诺，我敢肯定她们已经告诉别人了。她们对我们没说什么，可是她们对卡罗琳说了，是她告诉我的。（盯着安妮的脸）你不生气吧，对吗，安妮？

安 妮 不，有点生气。（然后，极想知道）她们说了些什么？

露 丝 唉，各式各样的话都有。当然，有些话很不中听！你不能责备她们，因为那是忌妒。你这种经历正是她们人人都拚命想得到的。我要不是你的妹妹，也要忌妒。照现在这样，我自己仿佛觉得也有点光彩呢。

安 妮 （辩护，却轻蔑地）可是每个姑娘迟早都会有这种经历。

露 丝 哦，不一定象这样吧。哈罗德做的每件事都美，都合乎理想。珍妮·芬威克给我看过几封鲍勃的信。那些信那么单调，简直缺乏诗意！讲的全是他的薪水和玉米收成的事。我厌恶那些信。她看见哈罗德的信，我想，那时她的感觉也和我一样。

安 妮 啊，你把这个本子也给珍妮看了？

露 丝 （有点惊吓）不，我真的没给她看过。那是卡罗琳干的。有一次我把我的笔记本借给她看一夜，她给珍妮看了一眼，完全是在私下里给她看的。珍妮真该看看。她谈起鲍勃，变得那么骄傲自大。姑娘们真可笑，是不是？

安 妮 （她对露丝的这些闲聊非常感兴趣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露 丝 姑娘家与其说是真要个男人，不如说是要个想象中

的男人，只要能够梦想他，能够谈一谈他就行了。我料想有一天我会订婚，我每次想到订婚，从没想过真有一个男人吻我，真吻我。

安 妮 你在想些什么啊？

露 丝 我总想把这个告诉卡罗琳，把戒指给她和玛奇看。啊，玛奇忌妒得脸色发青。我相信她以为哈罗德有点喜欢她。（安妮转过身去）她在纽约看见他的时候，她兴奋得很。她说她想下公共汽车去追他，可是他走进一所房子里去了……安妮，哈罗德从南美洲回来，为什么你不先告诉我们，至少先告诉我？现在我们反而是听玛奇说的。

安 妮 这只是因为……我要避开这些……他离这儿只有几小时的路程，可又知道他不能到我这儿来，那是非常不好受的，可是如果另外没有人知道他回来，那就比较好过了。你明白吗？

露 丝 是啊，亲爱的，当然我明白，不过还是……

安 妮 （不耐烦地）露丝，现在四点一刻了。你答应过……

露 丝 我就走……马上就走……要不然……啊，安妮，我待在这儿，只偷看一眼，行不行？我不让他看见我，然后我马上就跑开。

安 妮 啊，看在上帝面上，别淘气，别犯傻！现在就走，快走，不然……（突然改变语调）露丝，亲爱的，你处在我的地位上想想看。如果你就要第一次看见你所爱的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。事情真就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！两年以前他走的时候我们就是最亲密的朋友了，现在……

露 丝 这回你们约好要结婚了吧！啊，这岂不是一件最浪漫的事！当然你要单独跟他谈谈。原谅我。哦，安妮，你一定多么激动啊！

安 妮 （带点做作的紧张）不，真奇怪，我倒挺镇静呢。不过，露丝，我害怕，非常害怕。

露 丝 为什么怕？怕什么？

安 妮 （做作）我不知道……什么都怕……怕意想不到的事。这些时候一直多么美妙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我想我会受不了。我想我会死的。

露 丝 胡说，亲爱的，哪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不过心里紧张罢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要在内莉大婶家跟妈妈碰头。替我向哈罗德问好。你知道吗，我当他的面从来也没叫过他别的，总是叫他劳森先生。这不挺可笑吗？再见，亲爱的。（向安妮送一个飞吻）你显得多么可爱。

安 妮 （把双手放在露丝肩上，令人感动地停了一会儿）再见，露丝。再见。

〔她们接吻。露丝下。留下安妮一个人，完全变了样儿。她丢掉浪漫的态度。她神经质地下定决心。她很快地把花摆好，把盒子拿出去，等等，收拾好屋子，很快地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。外面有车轮的声音。安妮走到凸窗跟前往外看。然后她直直地站好，被一种感情控制着，与其说是期待，倒不如说是害怕。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，她很恐慌，几乎要跑开，可是她听见说话声就振作起来，站着不动。〕

男人的说话声 （在外面）是这儿吗？对了！

(哈罗德·劳森走进来，他是个体格健壮，皮肤黑红，二十八岁左右，平平常常的年轻人。他刚一进来，没看见人，可是他走进屋里，安妮从凸窗那边走下来。

哈罗德 喂，凯里小姐，您好吗？过这么久又见着您，太好了。（安妮瞧着他，不说话，这使他有点发窘）看来您挺漂亮。您母亲和小露丝好吗？

安 妮 （慢腾腾地）欢迎您回国来。

哈罗德 哦，谢谢。回到天赋之国^①可真痛快。可是这一回也耽不长。

安 妮 您还要出门吗？

哈罗德 是的，我另有任命了。这一回是到印度某大盐矿去。不错吧，啊？他们告诉我，我在巴西干得挺好。

安 妮 （神经质地）坐下。

哈罗德 谢谢。都九月了，天还这么热，是不是？虽然这一回我对炎热应该习惯了。在巴西有的时候温度计连续一个礼拜升到一百零八度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安 妮 是啊，确实不是闹着玩的。

哈罗德 （舒适地靠在椅背上，讲他自己的事）您知道，我初到那儿非常厌恶。多半是因为那些外国人，讨厌的天气，还有臭虫，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起劲。我原想放弃工程，去干任何一种我原先干过的轻松工作，可是过一阵……

安 妮 您回国多久了？

哈罗德 大约三个星期了。我真想到这儿来，旧地重游，可是在纽约有事要办，我还得到南方去看一下我家里的

^① 美国人对美国的自称。

人，您知道，时间过得飞快。这时候您来了封短信。您要我到这儿来，我非常高兴。顺便问一下，您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

安 妮 (停了一下) 玛奇·肯尼迪在纽约看见您了。

哈罗德 她真的看见我了？小玛奇好吗？还有她那个奇怪的弟弟。他还象以前那么傻呼呼的吗？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……

安 妮 唉，我约您到这儿来不是要谈玛奇·肯尼迪家的事。

哈罗德 (吓了一跳) 对……对，当然不是。您约我来，我正觉得奇怪呢。您说您要跟我谈点什么事。

安 妮 (温和地) 您愿意来吗？

哈罗德 哦，当然，我愿意。当然。而且您的短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您要我先别见外人，直接到您这儿来。

安 妮 您到这儿来跟我在一起高兴吗？

哈罗德 哦，是啊，当然，可是……(停住)

安 妮 您听我说，别人好象希望您最先来看我。我自己也挺希望这样。您明白吗？

哈罗德 (很不安) 不……我觉得我不大明白……

安 妮 从您走之前的行动来看，我想您自己也愿意最先来看我。

哈罗德 我走之前的行动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

安 妮 我的意思您很清楚。最后几个星期的宴会啦，我们去看戏啦，您送给母亲的美丽的花啦，还有信……

哈罗德 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是啊，那时候我要走了。您和您家甲的人待我非常好，我在这个城里没有一个熟人。我不过是极力做我份内该做的事罢了。主啊！您的

意思总不是说您以为……

安 妮 (注意地盯着他)对,这话是实在的。我以为……另外,人人也都以为……这两年我一直等着您回来。
(她低头用双手蒙住脸。她的肩膀颤动)

哈罗德 (跳起来)天哪!我从没想到……啊呀,凯里小姐,我……哦,我非常抱歉!(她继续抽抽搭搭地哭)请您别这样,别这样!我走掉的好,我马上就走,我立刻去印度,我再也不会来打搅您。(他拿起帽子,带着为难的样子向门口走去,她拦住他)

安 妮 不,您不能走!

哈罗德 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?

安 妮 (做出悲惨的姿态)您的意思是说您完全没动心,您从来就没动过心吗?

哈罗德 真的,凯里小姐,我……

安 妮 看在上帝面上,不要叫我凯里小姐,叫我安妮好了。

哈罗德 凯里小姐……安妮……我……哦,您还是让我走的好,趁人家还不知道我到这儿来,趁她们还没以为……让我走掉的好。

安 妮 太晚了。她们已经这样想了。

哈罗德 想什么?您这话是什么意思?

安 妮 啊,真可怕!坐下,哈罗德,听我说。(她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,很快地讲起话来,同时注意地看她的话对他发生什么影响)您要知道,您走后,人家就开始谈我们,谈您和我的事,谈您的好意。我让他们谈下去。事实上我相信那些话。我想这是因为我非常希望相信那些话。哦,我真是个傻瓜!我多么傻啊!

(她用双手蒙住脸。他站起来，有点想安慰她，可是她以为他又要走，就跳着站起来)

安妮 现在您要是象夜里的贼那样马上走掉，那就留下我让人笑话了！不，不，您不能那么干！您得帮我忙。您已经伤透我的心。您千万别让我在世人面前丢脸。

哈罗德 凡是我能做的我一定照办，凯里小姐。

安妮 安妮！

哈罗德 对，安妮。可是要我怎么办呢？

安妮 (想了一刹那，好象她刚想起来似的)您必须待在这儿。您必须待几天，至多待一个星期，让我们假装订婚。

哈罗德 我不能那么办，您要知道。真的，我不能。

安妮 (走到他跟前)为什么不能呢？只不过待几天罢了。然后您就去印度。我们会发现这是个误会。我会把这事了结。当然只是假装如此，可是至少没人会知道我是个大傻瓜了。

哈罗德 (犹豫一会儿)凯里小姐，我是说，安妮，别的事我都能干，就是这桩不行！一个男子汉不能那样做。您要知道，在巴西有个姑娘，一个英国姑娘，我……

安妮 哦，姑娘！另有一个姑娘！不过，那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巴西离这儿远着呢。她永远没必要知道。

哈罗德 她也许会听说的。这样的事瞒不过去。不行。我不能冒这个险。在您家里的人回来之前，您还是让我马上走掉的好。谁也不需要知道我到这儿来过。

〔他又向门口走一步。安妮站着不动。〕

安妮 您不能走。您不能。这件事比您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哈罗德 严重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安妮 走过来。（他顺从了。她坐在一把大椅子上，可是不看他。她讲她故事的腔调精巧地模仿悲剧女演员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让您听明白。这对我来说是那么重要，您应该明白才是……实在太重要了！哈罗德，您要知道，在这儿，在这个小城里生活多么沉闷。您在这儿待了一年，走的时候不是很高兴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对一个姑娘来说就更糟，除了坐在家里梦想您，再没别的事可干了。对，这就是我干的事，最后我再也忍不住，就给您写信了。

哈罗德 （很快地）我从没收到过信，凯里小姐。说真的，我没收到过。

安妮 或许没有，可是您回信了。

哈罗德 回信？您说什么？

安妮 您愿意看看您的回信吗？（她走到书桌跟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捆信，选了一封递给他）这就是您的回信。您看这是里约热内卢的邮戳。

哈罗德 （惊奇地接过信来）这倒真象我写的字。（念）“安妮，亲爱的……”我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安妮 念下去吧。

哈罗德 （念）“我收到您的了不起的信。这封信飞到我手里好比雨水洒遍了沙漠。安妮，您这么挂念我，是真的吗？我问我自己一百遍，我做了什么事值得您这样挂念呢。一位年轻的姑娘对我说来象一朵花那样优